



(美) 罗斯·麦克唐纳 著 刘秀萍 译

移动

The Moving

飞靶

Target

Ross Macdonald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移动飞靶

The Moving Target

(美) 罗斯·麦克唐纳 著

刘秀萍 译

THE MOVING TARGET
ROSS MACDONALD
Copyright © 1949 by Alfred A. Knopf, Inc. Copyright © renewed 1976.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, INC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5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移动飞靶 / (美) 麦克唐纳著; 刘秀萍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133-1757-3

I. ①移… II. ①麦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2829 号



移动飞靶

(美) 罗斯·麦克唐纳 著; 刘秀萍 译

责任编辑: 邹 璠

特约编辑: 王跃嵩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周伟伟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7.75

字 数: 117千字

版 次: 2015年7月第一版 2015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757-3

定 价: 30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1

出租车驶离了一〇一号国道朝着海的方向开去。道路在棕色的大山脚下蜿蜒曲折地进入了两旁都是矮栎的峡谷。

“这是卡布里罗峡谷。”司机说。

但我看不到任何房子。“难道这里的人都住在山洞里？”

“怎么可能呢。房子都在前面的海边上。”

一分钟后我开始嗅到海的气息。我们又转了一个弯儿，温度一下子凉爽了。路边的牌子上写着“私人物业：路过权可随时撤销”。

两旁的矮栎树被整齐的棕榈和蒙特利柏树篱所取代。不时映入眼帘的是喷水器浇灌着的绿意盎然的草坪、长长的白色门廊和红顶绿门的房子。

一辆劳斯莱斯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，开车的是一个俏妞儿，这让我一时感觉恍惚。

峡谷低处淡蓝色的薄雾像是钞票燃烧释放出的轻烟，在它的笼罩下，连大海看起来都像是嵌在峡谷口上的一块昂贵闪亮的蓝宝石。这里充斥的是私人物业、象征身份的名车和膨胀的自我。太平洋从未看起来如此渺小。

我们驶上了一条两旁栽着前哨紫杉树的快车道，在私人高速路

上转了一阵子之后，来到了峡谷的高处。这里可以看到下面宽阔的大海向着夏威夷的方向延伸开去。我们要找的那所房子是低矮狭长的造型，它立在悬崖的中部，背朝着峡谷。它的两翼构成钝角的形状，像一个巨大的白色箭头，指向海的方向。透过灌木丛，可以看到闪着白色光芒的网球场和蓝绿色泳池里的波光粼粼。

司机驶入了扇形的私人车道，然后把车停在了车库旁边。“穴居的人们就住在这里。你要走服务通道吗？”

“我可没那么厉害。”

“需要我在这儿等你吗？”

“我猜你得等我。”

一个穿蓝色亚麻工作服的胖女人从阳台那边走了出来，看着我下了出租车。

“您是阿彻先生？”

“是的。您是辛普森夫人？”

“我是克罗姆伯格夫人——这里的管家。”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浮上一个微笑，像是阳光照在耕地上。“您可以让出租车离开了。一会儿费利克斯可以开车送您回城里。”

我付了出租车费然后从后座拿了包。手里拎着包我感到有点尴尬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在这儿待上一个小时还是一个月。

“让我把您的包搁到储物室去吧。”管家说，“我想您暂时用不着它。”

她带我穿过了一个以铬瓷装饰的厨房，走过一个凉爽的、圆顶回廊式样的厅，然后来到了一个通向二楼的小隔间。她按响了门铃。

“现代化的设施很齐全啊。”我在她的背后说。

“辛普森夫人伤了腿之后他们不得不给装上这玩意儿，它可值

七千五百美元呢。”

我不说话了，也许这正是她希望的。她敲着电梯旁厅对面的房门，但没人应答。又敲了一次后，她推开了门。房间很高，是纯白色的。在我看来屋子太大、空荡荡的，一点儿也不女性化。在巨大的床的上方，那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的是一张梳妆台，上面摆着挂钟、地图和一顶女人的帽子。时间、空间和性——看起来很像歌川国芳的作品。

床上很凌乱，但是空的。“辛普森夫人！”管家喊道。

“我在阳台上呢。什么事？”一个冷冷的声音答道。

“您发电报找的那位阿彻先生来了。”

“让他出来吧。然后给我加些咖啡。”

“您从那边的落地窗出去吧。”管家对我说，然后便离开了。

我走出去的时候，辛普森夫人正在读书，她抬起了头。她半躺在躺椅上，背对着朝阳，身上搭着一条毛巾。她身旁放着一台轮椅，但她看起来并不像有什么残疾。她很瘦，皮肤晒得很黑，以至于她的肌肉看起来很坚硬。漂染过的卷发像一撮奶油一样服帖在她狭小的脑袋上。你很难判断她的年龄，就像是很难判断一个红木雕像的年龄一样。

她把书放在肚子上，向我伸出了手。“我听说过你。米莉森特·德鲁和克莱德分手时，她说你帮了大忙。但她没告诉我细节。”

“说来话长啊，”我说，“而且内容龌龊。”

“米莉森特和克莱德一向龌龊之极，你不这么觉得吗？这些有品位的男人！我一直怀疑他们的情人可能都不是女人呢。”

“我从不去琢磨我的客户。”说着，我冲着她露出我略显疲惫的孩子气的笑容。

“你也不谈论客户？”

“是的。即使与其他客户也不谈论。”

她的声音很清爽，但笑声中透着病意——颤抖中夹杂着一种令人不悦的杂音。

我低头看着她的眼睛。虽然她身材黝黑健美，但眼神中却隐藏着惊恐和病容。她垂下了眼睛。“请坐，阿彻先生。你一定在想我为什么会找你。或者，你对此也不在乎？”

我在躺椅旁的一把折叠椅上坐了下来。“我想过，甚至推测过。我的大部分案子是关于离婚的。我猜我是一只豺狼。”

“你在贬低自己，阿彻先生。你说话的方式不像个侦探，不是吗？我很高兴你提到了离婚，因为我想从一开始就说明白，我要的可不是离婚。我要维持我的婚姻，我还指望着我丈夫比我先死呢。”

我不说话，等着她继续。近距离打量她，我发现她棕色的皮肤略显粗糙和枯干。火热的阳光打在她古铜色的双腿还有我的脑袋上。她的脚趾和手指涂着一样的那血红色的指甲油。

“这也许算不上什么适者生存。你很可能知道我的腿不管用了。但是我比他年轻二十岁，我一定能比他活得长。”她的嗓音里现在也透出那种令人不悦的杂音，听起来像只大黄蜂。

她自己也感觉到了，于是吞了一口气，将杂音咽下。“这外面热得像个火炉是吧？男人不应该总穿着外套，这不公平。请把外套脱了吧。”

“不必了，谢谢。”

“你很绅士。”

“我戴着枪套呢。我还在想，您在电报中提到了阿尔伯特·格雷夫斯这个人。”

“是他推荐了你。他是拉尔夫的一个律师。午饭后你可以跟他谈报酬的事。”

“他不再是地方检察官了吗？”

“二战后就不再是了。”

“四一年和四二年期间我为他工作过。那之后就再没见过他。”

“他告诉过我有关你的情况。他说你擅长寻人。”她微笑了一下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衬着她黝黑的脸庞，这笑容显得凶残可怕。“你擅长寻人对吗，阿彻先生？”

“确切地说是寻找‘失踪’的人。您的丈夫失踪了吗？”

“准确地说不是‘失踪’了，而是自己跑了，或是跟别人跑了。如果我去失踪人口局找他，他一准会气疯了的。”

“明白了。您想让我找到他并确认和他在一起的人的身份。然后呢？”

“你只要告诉我他在哪儿，和谁在一起。剩下的由我自己处理。”尽管我有病，我的腿也不管用——我能听到那个不悦的杂音在抱怨。

“他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昨天下午。”

“从哪儿走的？”

“洛杉矶。他先是在拉斯维加斯。我们在那附近有所沙漠别墅。但昨天下午他和艾伦飞到了洛杉矶。艾伦是他的飞行员。拉尔夫在机场摆脱了艾伦后，自己离开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猜他是喝醉了。”她轻蔑地抿起了红唇，“艾伦说他一直在喝酒。”

“您认为他是喝得大醉离开了。他经常这样？”

“不是经常，而是总是这样。他一喝酒就失去控制。”

“您指的是性方面的？”

“男人都这样，不是吗？但我担心的不是这个，而是他失去对钱的控制。几个月前他喝得酩酊大醉，送了一座山给别人。”

“一座山？”

“外加一所狩猎屋。”

“是给了女人吗？”

“我倒希望是给了女人。他给的是一个男人，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那人是洛杉矶的一个神职人员，他留着很长的白胡子。”

“他看来像个容易上当的人。”

“你是说拉尔夫吗？如果你当着他的面这样说，他会气疯的。他最早是做非法石油开采生意的。你知道那种人的：半人、半兽，到处行骗，一心只念着赚钱。但那是他清醒时的样子。酒精能软化他，至少过去几年的情形是这样。几杯酒下肚，他就想做回一个小男孩。他会去找一个慈母或慈父类型的人，哭诉一场，寻求安慰。如果他淘气了，还会被打屁股。听起来很残酷吗？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而已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您想让我在他送出另一座山之前找到他。”不论死活，我暗自想。但我猜不透她的心思。

“如果他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，我自然会很感兴趣。我想知道他的所有情况，因为我可不想丢掉这样难得的机会。”

我不知道谁才能猜出她的心思。

“这个女人可能是谁，您心中有特定的人选吗？”

“拉尔夫从不向我吐露心声，他跟米兰达更亲密。我没办法监视他，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。”

“您很坦率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一向如此。”

2

一个身穿白色上衣的菲律宾男仆出现在落地窗前。“您的咖啡，辛普森夫人。”

他把盛咖啡的银器放在躺椅旁的矮桌上。他身材矮小，动作迅速，圆圆的小脑袋上的头发光滑漆黑，像有一层油脂。

“谢谢你，费利克斯。”她对仆人们很和蔼，不知是不是故意做给我看的。“你要来一些咖啡吗，阿彻先生？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

“或者来杯酒？”

“午餐之前我是不喝酒的。我是个新式的侦探。”

她微笑地啜着咖啡。我站起来走向露台面海的一边。下面是由层层阳台构成的长长的绿色台阶，沿着陡峭的断崖一直通向海边。

我听到从房子角落传来飞溅的水声，于是将身子探出栏杆查看。下面的阳台上有一个椭圆形的泳池，池底的蓝瓦衬着碧水。一对年轻男女在水中嬉戏，身姿矫健如同海豹。女孩在追着男孩，而男孩故意让自己被捉住。

然后，那男孩和女孩仿佛瞬间变成了男人和女人。刚才跃动的画面忽然在阳光下凝滞，只有水波在女孩双手的撩拨下微微荡漾。

女孩站在男孩的身后，双臂环绕着男孩的腰。她的手指像弹竖琴一样轻轻划过男孩的两肋，轻轻捻起他胸前的一小撮胸毛。女孩的脸藏在男孩背后，但是男孩脸上的表情骄傲而愤怒，仿佛一座青铜雕像。

男孩挣脱了女孩的双手走开了。我看到女孩的面孔，她一脸的脆弱。她的手臂垂下来，像是突然间失去了目标。她坐到泳池的边缘，晃荡着双脚划水。

肤色黝黑的男孩从泳池的跳板上纵身跃起，在空中做了一个五百四十度的翻转后落入水中。女孩的目光没有跟随他。水珠从她的发梢滑下落在她的小腹上，恍若泪滴。

辛普森夫人在喊我的名字。“你还没吃午饭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费利克斯，在院子里安排三个人的午餐。我还是在阳台上用餐。”

费利克斯轻轻地鞠躬准备离去。但是她把他叫了回来：“从我的梳妆间把辛普森先生的照片拿过来。阿彻先生，你得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不是吗？”

皮夹子里的照片上的人有着一张肥肥的脸、稀疏的白发和显得错愕惊慌的嘴巴。他肥大的鼻子虽然不够挺拔，但还是给人一种顽固的感觉。肿眼皮和塌陷的双颊，让他的微笑看起来生硬。这微笑是我在停尸间死人的脸上见过的。他让我想到，有一天我也会老去和死亡。

“可怜的家伙，我可怜的家伙。”辛普森夫人说。

费利克斯发出一声低吟，似窃笑，似咕哝，又似叹息。而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

费利克斯在院子里摆上了午餐。院子位于房子和山坡之间，呈三角形，地上铺着红色瓷砖。石头围墙外的山坡上种植着地衣、

藿香蓟和延绵的半边莲，像是连绵不断的绿色波浪。

费利克斯带我出去时，那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已经在那里了。他先前愤怒和傲慢的表情不见了，看起来神情轻松。他换上了一套新的浅色西装。他个子很高——大概有六英尺三或四英寸的样子，当他起身时我感到自己身材有点矮小。他握起手来十分有力。

“我叫艾伦·塔格特，是辛普森的飞行员。”

“我是卢·阿彻。”

他左手旋转着一小杯酒，问：“你喝的是什么？”

“奶。”

“开玩笑吧？我以为你是个侦探。”

“是发酵的驴奶。”

他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，让人愉悦。“我喝的是苦味杜松子酒。我在莫尔斯比港时养成的习惯。”

“你有很长的飞行时间？”

“五十五次飞行任务。时长两千多个小时。”

“去过什么地方？”

“大多是在加罗林群岛。我开的是一架P-38战机。”

他怀旧的语气里充满了爱恋，像是念着一名女子的名字。

这时那个女孩出来了。她穿了黑色条纹的裙子，显出凹凸有致的曲线。暗红的头发经过梳理和吹干后，显得蓬松。神采奕奕的绿色的大眼睛在她棕色面庞的衬托下显得很有异国情调，就像是印度人长了浅色的眼睛。

塔格特介绍说，她叫米兰达，是辛普森的女儿。她招呼我们在帆布伞下的金属桌子前就座。帆布伞有着铁的伞柄，从桌子的中央伸出去。我一边吃着白汁三文鱼，一边观察她。她个子很高，举手

投足间有一种怪异的吸引力——那种随着时间缓慢生长，让人期待的吸引力。十五岁情窦初开，二十一二岁初恋、结婚。经历几年的情感波折后，从女孩变成女人。三十岁左右，她将蜕变成一个纯粹的女人。但是她现在看起来约有二十一岁的样子，作为辛普森夫人的女儿显得大了点儿。

“我的继母——”她说，仿佛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“我的继母是个极端的人。”

“您是在暗指我吗，辛普森小姐？我可是个很中庸的人呢。”

“我没有特指您。她做的每件事都很极端。其他人从马上摔下来不会变成半身不遂，伊莱恩却会。我觉得她有心理问题。她不再像从前一样拥有惊人的美貌，于是她选择不去跟人攀比。落马给了她这样的机会。据我所知，她是故意摔下来的。”

塔格特大笑。“少胡扯了，米兰达。你是小说看多了吧。”

她不屑地看着他。“你可从来不读书。”

“那么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，有没有什么心理学的解释？”我问。

“我不太确定你究竟为什么来这里。大概就是为了搜出拉尔夫到底去了哪儿吧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“我猜她是想找到一些对他不利的证据。男人在外面留宿一夜，她就找来私家侦探——你不得不承认这可是够极端的做法吧。”

“我很低调谨慎，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”

“我才不担心呢，”她甜甜地说，“我只是在做心理分析罢了。”

那个菲律宾仆人在院子来无声无息地穿梭着。费利克斯的脸上一成不变的微笑像是一个面具，他的真实性格隐藏其后，透过那仿佛受了伤的黑眼睛偷偷地观察着我们。我感觉他那竖起的耳朵听得

见我说的每一个字，数得出我的每一次呼吸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他连我的心跳都听得见。

塔格特一直显得不安，他突然改变了话题。“我从没在现实生活中与侦探打过交道。”

“我可以给你签名，只是我的签名是‘X’。”

“不过严肃地说，我对侦探很感兴趣。在我成为飞行员之前，一度想当侦探。我猜大多数孩子都有个侦探梦。”

“但是大多数孩子都不会坚持他们的梦想。”

“为什么？难道你不热爱你的工作吗？”

“至少它让我不至于无所事事。辛普森先生走失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当时穿什么衣服？”

“运动衣。哈里斯斜纹软尼外套、棕色羊毛衬衫、褐色裤子、粗革皮鞋。没戴帽子。”

“他具体是在什么时候走失的？”

“昨天下午大约三点半左右，我们降落在伯班克。他们必须移走一个货箱，这样我才能把飞机停好。我总是亲自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飞机上有些特别的小玩意儿，我们不想被别人拿走。辛普森先生去给酒店打电话叫车子。”

“哪个酒店？”

“瓦莱利奥。”

“是威尔舍尔大道附近的那家？”

“拉尔夫在那儿有所房子，”米兰达说，“他喜欢那儿的安静。”

“当我出来走到大门口时，”塔格特继续说，“辛普森先生不见了。”

我没有多想。他喝了很多酒，但他经常那样，他可以照顾自己。但这让我有点恼火，我被一个人摺在伯班克，就因为他不愿等那五分钟。到瓦莱利奥的出租车需要三美元，但我支付不起。”

他看了米兰达一眼，担心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。她看上去只是对他的话感到好笑。

“不管怎样，”他说，“我坐公交车到了酒店。我换了三趟公交，每一程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。然后发现他并不在酒店。我在那儿一直等到天快黑了，然后我又驾驶飞机飞了回来。”

“那他有没有去瓦莱利奥呢？”

“没有。他根本就没去那儿。”

“他的行李呢？”

“他没有带任何行李。”

“那么说他没打算在那儿过夜。”

“不是那样子，”米兰达说，“他在瓦莱利奥的房子里什么都有。”

“也许他现在就在那里。”

“没有。伊莱恩每个小时都会往那边打一个电话。”

我转向塔格特问：“他有没有提到他有何打算？”

“他打算在瓦莱利奥过夜的。”

“你在停机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待着的时间有多久？”

“大概十五分钟吧。不超过二十分钟。”

“从瓦莱利奥来的车子应该是很快就到了的。他也许根本就没有给酒店打电话。”

“可能有人去机场接他了。”米兰达说。

“他在洛杉矶有很多朋友吗？”

“大多数是生意上认识的熟人。拉尔夫从来不愿跟人打交道。”

“你能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吗？”

她挥手，仿佛那些名字是眼前的一群虫蝇。“您最好去问阿尔伯特·格雷夫斯。我会打电话到他办公室，告诉他你来了。费利克斯会开车送你过去。然后我猜你得回洛杉矶。”

“看起来那儿应该是我开始着手的地方。”

“艾伦可以开飞机送你。”她站起身来，俯视着他，眼神中有一丝故作的傲慢，“你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对吧，艾伦？”

“乐意效劳，”他说，“这让我不至于觉得无聊。”

她扭着腰肢进了屋——她愤怒的样子也可爱极了。

“别这么对她。”我说。

他站起来。他的影子落在我身上。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他有着少年的自命不凡和傲慢。我于是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她需要一个高大的男人。你俩在一起很般配。”

“唉，”他摇头说，“又是关于我跟米兰达理所当然的陈词滥调。”

“米兰达也这么认为吧？”

“其实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人。虽然这不关你的事，更不关那个讨厌鬼的事。”

他指的是费利克斯。他正站在通往厨房的走道里，听到这话他突然消失了。

“那混蛋烦死我了，”塔格特说，“他总是躲在角落里偷听。”

“也许他只是好奇心太重。”

他冷笑一声：“他只是让我憎恶这地方的一个原因。我与这家人吃住在一起，但别以为他们不把我当用人使唤。我只是个给他们开飞机的。”

对于米兰达可不是这样，我心想，但我没说话。“这工作很轻松，